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九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叅閱

朱熹

朱熹字元晦問自稱曰仲晦世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宋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元晦於南劍尤溪之寓舍後居建陽之考亭幼甫能言父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就傳授以孝經

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父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元晦既孤則以奉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八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之門延平於其父爲同門友元晦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

年復召入對乾道三年訪張南軒栻於長沙因與南軒論中庸大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四年編程氏遺書因程氏門人所録爲序次去取之五年丁內艱八年編次語孟精義及通鑑綱目九年作太極圖傳通書解淳熙二年吕東萊祖謙訪元晦於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録因送東萊至鵝湖陸象山九淵兄弟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不合而罷三年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四年語孟

集註周易本義成五年除知南康軍再辭不許
元晦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涵養充積
令始授任至郡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
又奏乞勑額及註疏諸書毎休沐輒一至諸生
質疑問難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
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
仁瞻之閭旌顯之八年陸象山來訪請書其兄
九齡墓誌元晦請象山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
義利章元晦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刻

之石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郎日單車就道拊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九年以賑濟有功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元晦行部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爲淮所匿元晦論愈力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授元晦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元晦與書啟其義利雙行王覇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于三綱五常之正

永康有書來辨難元晦數書往復極力開論十
三年易學啓蒙成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
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
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者元晦曰吾平
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以疾告
本部侍郎林栗嘗與論易西銘不合劾元晦本
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
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
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欲易

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元晦行且辭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復召辭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謂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正矣凡幾千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晉元晦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元晦已年五十有九故

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涕下然元晦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郎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熙元年赴任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晏自劾明年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四年下永嘉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未嘗落筆愚見頗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

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及郎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元晦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昔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今後更爲

黜夾慶元元年丞相趙汝愚罷韓侂冑誣元晦不軌復謫永州元晦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元晦默然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詆元晦詔落職罷祠自元晦去國侂冑勢益張以學為偽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以自別其非

黨元晦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是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元晦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元晦於建安元晦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之也遂與沈繼祖共論元晦十罪因有奪職之命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

罪乎尋乃止元晦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痞隔之症六年三月巳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移寢中堂良久而逝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謚曰文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　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

道理透今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勳業上說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世俗功利權謀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今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個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

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書册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個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

事耶　瞑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　近日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巳用功亦未切耳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徧以告之也　傳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若求之太過措詞煩

很近日乃覺其非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其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　年來覺得日前

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爲文字奪䣃精神不是小病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是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卽是畫脂鏤氷無真實得力處也　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

跡則是做工夫的本領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近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眞實不誑語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　日前爲學緩於反巳

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囘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　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　其覺得今年方無疑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　蠡測曰巳上諸語陽明多揭為晚年定論雖語中不明言何年而語意可推矣

夫論以曉定則前當有未定者存或先生改而未逮門人記而未詳而後人一槩泥之遂以失先生之旨故不肖一以定論爲準而摘其語於後嗟乎觀先生前後諸語而知先生之於道也深矣

佛經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一大事出現於世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若只是握得一箇鶻崙的果子不知裏面是酸是鹹是苦是澁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

須是信得及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

不得　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只是揮扇底只是不得背着他　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却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而今自家喫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　將與人看不得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　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

後一日千里始得而今都只泛泛在那皮毛上理會都不曾抓着那痒處濟得甚事　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　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個路頭要緊是爲己爲人之際爲己者直拔要理會這個物事欲自己理會得不是漫恁地理會且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己身事須要先理會這箇路頭蠡測曰已上皆先生妙密之旨

可以神領而不可以言求今人但知讀先生之
粗而不知味先生之精也　爲學先須立得大
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
是未曾知得個大規模先是修治得一間半房
所以不濟事　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
許多零碎只是一個道理方是快活今且道那
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
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
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聖人雖千言萬

語千頭萬項然一一透都透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著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可若識得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

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不生然而實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　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繡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好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　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個道理自然頭頭有個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

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個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問眞知者還當眞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個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自安欲個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

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跡矣　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　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然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料理　諸生工夫不甚超詣只從大本上理會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

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時舉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此心虛明萬里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本領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閑蠢

測曰已上皆提綱挈領處　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為賢為聖皆只在是

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　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　自天地以先羲黃以降都郎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　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

須文武之盛德也只是這箇　大學經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着常惺惺地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付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個敬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是一理蠡測日巳上只

是說一何嘗支離以是知後之學者自支自離於先生無與也　學問就自家身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　讀書不可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已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說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然合在此看　一向只就書冊上理會不曾體認着自家身已不濟事如說

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
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着身巳體認得如
讀學亦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
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
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巳言語良久
曰佛所言心印是也印第一個了印第二箇只
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
不可只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
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只是就

身上存想。佛家一向撤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已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不理自身已說甚別人長短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也都是閑話若識得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爲自家身已設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已上看　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

劇眞不堪着眼也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蠡測日巳上語語歸身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凡學須要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學辟如燒火相似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火則火滅矣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某

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　人只有箇心

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人識得此心便無

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心只是一箇心非

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

醒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

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

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說得緩了心不待求只警

省處便見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其快如此蓋人能知其心不在則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尋　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自旦至暮只管展轉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　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

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以至千載
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持勝物欲不去日這個
不干別人事須是自家理會若説把持不得勝
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説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 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
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
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今
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

專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蠡測曰已上語語歸
心心卽是身然所謂心雖不離見在知覺而未
可便以知覺當之蓋道心惟微微者不識不知
知覺云乎哉先生謂佛氏所謂心卽吾儒所謂
意觀其病佛如此此則此所謂心者微矣　若有
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
刼千生無緣見道　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
我是衆人何以爲堯舜爲是言者曾不如佛家
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

却辨作佛自家却不辨作堯舜　夫人與天地並立爲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爲三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禽獸不爭多　所說爲學大端在於立志必爲聖賢曾看得人皆可以爲堯舜道理分明否又見得我可以爲堯舜而不爲其患安在固是孟子說性善徐行後長之類然今人四端非不時時發見非是不能徐行何故不能爲堯舜且子細看

若見得此分明其志自立其工夫自不可已
所謂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舜這些道理更無
走作蠡測曰已上諸語要人立地成聖與孟子
一箇機竅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只說此事須
是策勵此心勇猛奮發拔出心肝與他做去如
兩邉擂起戰鼓莫問前頭如何只認捲將去如
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半落半沉半浮濟得甚
事　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
痕一摑一掌血如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

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　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看來好支離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人昏時便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蠡測

曰巳上語迅利如吹毛劍不容眨眼誰謂先生
之學不歸于宗　廖子欲別乞言先生曰他無
說只是自下工夫此事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
　自修曰適值先生去國匆匆不及款承教誨
先生曰自家莫匆匆便了　或問講學不明用
處全差了先生曰若學不切巳自家一個渾身
自無處着雖三蒐七鬼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
方差　義剛初拜先生具述平日之非力求陶
鑄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柰何他今公旣自知

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也無他陶鑄處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先生曰潑着椅卓
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
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
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問存心多被物奪了先生曰不須如此說且自
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
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　問思慮
紛擾先生曰不思慮時心是何物　或謂方思

所以求其放心而患於未有以自入曰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惕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

先生問正淳平日如何用功夫曰只就已上用工夫曰已上如何用功夫曰只日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曰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須要辨箇根源來處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　問大學明德莫是天生德於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麼物事　其說克伐怨欲此四事自察得却絕少先生曰克伐怨欲亦不要去尋來勝他如此則胸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　黻問思無邪固要得如此不知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者自莫思便了　居甫請歸作工夫曰即此處便是工夫　問父子欲其親曰非是欲其如

此因指坐間搖扇者曰人熱時自會搖扇不是欲其搖扇也　適老問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之曰待與說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　問學問間斷工夫最難曰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自然接續

問靜坐用功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也無法

問靜坐時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

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脉去歸自

尋曰見行底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攊起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功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　問優游涵養勇猛精進字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定牌榜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　又問應事當如何曰只是着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吳粢

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柰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　黄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能如此　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便莫要悠悠便是覺得意思都不曾痛切　問丘次孟讀康節詩覺得心意快活曰康節詩云真樂攻心不柰何某謂此非真樂也真樂便不攻心曰次孟何敢望康節直塗之

人耳目塗人却無許多病公正是肚裏有許多
見識道理攢得恁他叫喚來　問每日静坐但
覺意自然紛起要静越不静曰程子謂心自是
活底物事要静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
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
透曰然蠡測曰已上接引人處機關語峻是大
爐鞴欲知先生之學者當於此緊着眼　有資
質甚高者一了一切了不須節節用工也有資

質中下者不能盡了却須節節用工　某與人説學問止是説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説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　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　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言必忠信言自合着忠信何待安排如事親必於孝事長必於弟何須安一個必字在心頭

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

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或云似此等分數勝巳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蠢測曰先生分資質高下郎孔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意惟人有此兩等則先生立教方便意可知矣今人不知此

意便不得先生之旨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譬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塞之甚無可通處　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郤只是此日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

是邪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境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的才是邪會如此、尽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心無間於未發已發徹頭徹尾都是邪處截作已發未發如放僻邪侈此心亦在不可謂非心　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延平先生不以爲然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之生莫不同有此理其一體之中郎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

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但氣有淸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爲仁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蠡測曰先生所以論心性者大略如此何用紛紛　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

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只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麾下也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個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

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也說存養心性養得光明寂照無所不偏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他個本是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

聽言動。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罪過如云不許飮水纔飮水便有罪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說辨

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由規矩便是兼得律底

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

跋趙清獻公家書曰趙清獻公之爲人公忠孝慈表裏洞徹固所謂無間然者然其晚歲學浮屠法自謂有得故於兄弟族姻之間無不以是勉之前後見其家間手帖多矣如此卷稱其弟心已明瑩見性復元教其姪以不失正使純一不雜又數以公私謹畏踐履不失

便是初心佛事且引古人三業清淨即佛出世之語以爲此亦直截爲人處則與今之學佛者大言滔天而身心顛倒不堪着眼者蓋有間矣嗚呼聖學不傳其失而求諸野者若此尚爲有可觀也　先生問壽昌子見琛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

會麽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裡許　壽昌問
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
公好説禪這個亦畧似禪試將禪來説看壽昌
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甁麽壽昌又不
敢對曰不妨試説着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
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蠡測曰先生最爲闢
佛而又未甞不來尋游戲其間其中固不可測
也　詩木只行舟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
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春日二首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蕊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和伯諫

任從耳畔妍聲過待地胸中順氣萌箇裏詎容思勉得羡君一躍了平生

張栻

張栻字敬夫學者稱為南軒先生漢川綿竹人忠獻公浚之子也穎悟夙成忠獻公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峰胡宏五峰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峰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除直秘閣時孝宗新郎位父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敬夫以少年周

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敬夫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者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屛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悦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敬夫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敬夫詔除舊職知靜江府

所統州十有五敬夫為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
籍諸州縣卒伉健者以為用改知江陵府敬夫
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捕姦民之舍賊者群盜
相率遁去卒時年四十八朱元晦與黃幹書曰
吾道孤矣敬夫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
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
為之者也凡有所為而為者皆私也非義也
問性太極太極不動不動則不見其所以為仁
心則與物接矣與物接則是心應之矣此古人

所以直指心要曰仁人心也曰未與物接時仁如之何　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葢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誇勝之爲害正當用力自克克之之道更須深思誇勝之意何自而生於根源上用工消磨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告人以下

學之淨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爲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別有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恠恍惚者比也　敬夫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順帝常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敬夫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

辦事之臣敬夫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未必非斯人也　心本無出入謂心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以語言盡之耳　或問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為闕文是也然彭龜年嘗以為自平天下溯而求之

其極至於格物致知自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閒雖節目頗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䟽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曰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

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關文義測曰既云無非致知格物事又何解說之有龜年非淺淺者敬夫之方信忽疑拘於朱說耳　朱元晦曰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其天資明敏不由階級而得之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陸象山遊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象山復書云此語極似南軒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六世祖夷簡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故其家有中原文獻之傳祖好問尚書右丞好問隨高宗南渡卜居金華伯恭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憲安國從子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朱元晦師事之最久世號籍溪先生者也伯恭既師籍溪又友張敬夫朱元晦講索益精初以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内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大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

録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候學士院求問目獨伯恭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子靜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刋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伯恭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除著作

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伯恭

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伯恭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旣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物格

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事也比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尚恐雜務紛擾

無專一工夫若比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役物却恐失渉顚頇爾　大學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異端之學皆不知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不近故有終始爲二道本末爲兩端者朱元晦曰此言若爲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爲異端而爲是說以詆之耶　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　有人問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伯恭曰如何恁

地不會看文字這個都好　考定古周易書說

辯志錄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又曰伯恭亦曾看藏經然甚深不見於言語文字間

聖學宗傳卷之十

東越　周汝登編輯　王繼覺
陶望齡訂正　王繼牒　參閱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宋金谿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丱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其兄梭山嘗云子靜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

鼓聲震動窓櫺亦豁然有覺因讀書至宇宙二
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
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
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
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
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
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年十五作郊行詩有書非

貴口誦學必到心齋之句十六歲聞長上道靖康間事乃曰二聖之讐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爲恥此實理實說子壽問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子靜嘗曰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二十四矣與徐子宜共試南宮試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子靜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自得受

用底子宜却無日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之曰一見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子靜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爲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至行在士爭從之游感發興起者甚衆嘗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可以不正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

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過富陽縣四門
楊簡受教大有省于靜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淳熙元年訪呂伯恭於衢二年伯恭約子靜與
季兄子壽朱元晦同會於鵞湖子壽曰伯恭約
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
何以望鵞湖之同遂與子靜論議辨析至晚子
壽曰子靜之說是次早子壽有詩云孩提知愛
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
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蓁塞着意精微轉

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子靜曰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鵞湖伯恭始問子壽別後新功子壽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子靜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元晦與伯恭商量議論數十折來

子靜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伏
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屈子靜更
欲與元晦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
之乃已淳熙八年元晦爲南康守春二月子靜
往訪元晦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
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登白鹿洞書院講
席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說得
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
出揮扇是年史浩薦子靜不赴元晦致書云病

中絕學損書却覺得身心收曾向來汎濫真是不濟事于靜既歸學者輻輳環坐嘗數百人講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其形如象名曰象山因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有立議論者子靜云此自是虛說又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問子靜之學

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或問子靜之學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元晦論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辯論不合或諫子靜不必辯者子靜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元晦詆子靜元晦復書云南渡已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

未可以輕議也又貽子靜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否耳子靜一日聞元晦詩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尋春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是可喜也淳熙己酉光宗卽位詔除知荆門軍明年至荆門子靜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人皆感動旣逾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每禜旱禱卽雨郡人異之

相屬必大目荆門之政可以驗躬行之效子
一日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施以
沒女兄畫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雪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
如平時宴息靜室命灑掃焚香具浴浴罷盡易
新衣端坐不復言明日日中卒年五十四會葬
者以千數謚文安　子靜云誠者自誠也而道
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

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　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戶直截是如此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　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蠡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

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哉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祖道來見先生曰汝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到地位先生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為本可惜也祖

道曰此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先生曰纏遶舊習如落陷阱卒除不得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一月問之云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先生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外求只在仲誠身上旣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郤不是泛泛然答老夫凡令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廣

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僑特先生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以爲終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先生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某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着到會點郤在這裡着到先生語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令

又却理會得去華頻有省　朱濟道說前尚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即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缺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周康叔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扶渡子訟事來會克之來問學先生曰公且說爲誰打關

節來只此此是學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問顏曾公又不曾學如何死節如此好曰便是今人將學將道看得太過了人皆有秉彝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

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只今明白
時便不須更推如何如何蠡測曰已上皆指示
當下之指直截分明也有道理而不可以道理
會也泆語言而不可以語言求於此無疑乃見
先生之面不然讀餘語皆虛　吾之學問與諸
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
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　近有議吾者云
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
誠然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

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今人畧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我無事時只是一箇全無知無能底人及事至方出來又却似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人　某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某不會他人要做某不做

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此惜未有承當者　千慮不傳人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一

實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他故人之聽之者易　老夫無所能只是識病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減他底此所以不同

一友作書與先生言其學蕩而無所執先生復書曰言蕩本是好語君子坦蕩蕩堯蕩蕩無能名詩云蕩蕩上帝書云王道蕩蕩皆以蕩爲善豈可以爲不善耶　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　吾於百衆人

前開口見膽　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
甚高難行之事吾之道真所謂夫婦之愚可以
與知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
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
如何說且將　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
吾之言道坦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
易知易行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虛說皆
來這裡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恒簡以
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為艱難之說其實反可

寄托其意見　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　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裡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遶却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氣[illegible]

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䧟事中某閑說話皆有落著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人謂某不教人讀書如敏求前日來問某下手處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何嘗不讀書來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這裡是刀鋸鼎鑊底學問蠡測日歷觀諸語言言皆說自巳大而非誇此不是胸中决

定如此見得如何敢放大膽開大口決定如此說得真是一印印定再無第二義所以斬釘截鐵自然承當得過若晦翁則云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裡又解大學云而今據某謂穩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由不得自家由此觀之尚然自信不過較諸象山之決定似所不及故曰晦翁之有得全在晚年也　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

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　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廑身以從事喩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沒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　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裡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

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大凡為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予我者是甚底為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問去解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人為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要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五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

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眞知非則無不能去眞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

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旨正爲陸沉眞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言將誰使屬之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眞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

除實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之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伯敏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伯敏云非僻未嘗敢爲先生云不過是硬制在這裡其間有不可制者如此將來亦費力所以要得知天之予我者　學者不自著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　一失了頭緒不是助長便是忘了所以做主不得

某見幾箇自王張學問某問他你了得也未他心下不穩如此則是學亂說實無所知如此之人謂之痼疾不可治寧是縱情肆欲之人猶容易與他說話最是學一副亂說底沒柰他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

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　不收拾又不得收拾又執這般要處要人自理會得　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一蔽既徹群疑盡亡　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辯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辯者是可哀也

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　不是見理明信得及便安不得　數即理也人不明理如何明數　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灶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

須收拾作主宰收拾精神在內時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　勿無事生事知非則本心即復　世俗情慾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突不分明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過却不怕　道在天下加之不可損之不可取之不可舍之不可要人自理會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　仲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

嘗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棱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答曰夫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

朱季繹云近日異端邪說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

者所以害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吾友且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來自不知巳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常云人皆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作一束今之所以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庖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脩完牆屋續先世之業而

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脟寢處於故處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靑芝煆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瑶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二家伶仃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反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

說未著卻指那箇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昔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方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爾元壽默然　慟哭於顏淵

之亡喟嘆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　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爲疑是未能無疑也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　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

蠡測曰要知要明要理會是學問眞血脉故先生屢屢言之　伯敏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此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餘音先生首肯之　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其他體盡有形惟心無形何故能攝制

人如此之甚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無住處　人不肯心閑無事居天下之廣居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人不肯只如此須要有箇說話令時朋友盡須要箇說話去講　所憫小民被官吏苦者以彼所病者在形某之所憂人之所病者在心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我治其大

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　論嚴泰伯云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指顯仲剩語多日須斬釘截鐵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當廣覽

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實多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　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　問伯敏云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且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嘗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

神都死却無向來疊疊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吾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伯敏云却嘗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嘗爲一件大事不肯做是說甚底平日與老兄說求放心立志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

先生云立是你立却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裡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問近日日用常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畧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

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為
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
騰口說伯敏云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
吾友此言又是枝葉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
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才心都只是一件物事
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
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若
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只與理會實處就
心上理會　伯敏云某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

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忘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明宜其事物之擾即不相續酬酢之繁即不相似若本心之善豈有動靜語默之間哉今達材資質美處乃不自知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如前所

云乃害此心者心害苟除其善自著不勞推[illegible]纔有推測即是心害如聲色臭味利害得喪等耳孟子所謂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者也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道不遠人自遠之耳若的實自息妄見良心善性乃達材固有何須他人模寫但養之不害可也作此不暇詳稽然說得多亦徒說要達材自省耳

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

習如見晛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
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　學者不可用心
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文子云某
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
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先生
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即聽不
要聽則否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本心若未
發明紛然無先是若自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
動中工夫恐亦[illegible]擾擾耳何適而非此心心正

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則雖靜亦不正矣[illegible]
動靜異心是有二心也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
是理心卽理也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
悅我口所貴乎學者爲其欲窮此理盡此心也
有所蒙蔽有所移奪有所陷溺則此心爲之不
靈此理爲之不明是謂不得其正不由講學無
自而復　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
門戸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
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人說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　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恥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爲憂爲恥乃是喜夸好勝失其本心眞所謂不係本分也蠡測曰象山言言本心所謂管歸一路晦翁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

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吽胡喊觀聃翁之言句句說着夫心外更有何物心外更有何事哉孟子而後要箇能不怕能吽喊者陛子一人而已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得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千古聖賢只是辦一件事無兩件事　若是聖人亦是一些子精彩不得　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無有二理

須要到其至一處　此理塞宇宙所謂道外無事事外無道捨此而別有商量別有趨向別有規模別有形迹別有行業別有事功則與道不相干則是異端則是利欲謂之陷溺謂之舊窠說即是邪說見即是邪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羲仰象

做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

已矣　須是信得及乃可　理只在目前只是

被人自蔽了　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

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學者之

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

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　古先聖賢常在目前

蓋他不曾用私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

容識知哉吾有知乎此理豈容有知哉　吾有

知乎哉晦庵言譊辭又來這裡做箇道理　凡

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

平生所說未嘗有一說　誠則明明則誠此

非有次第也其理自如此可欲之謂善知至而

意誠亦同　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

察是學已到田地自然如此非是欲夫明此而

察此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亦然　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

不同夫子因學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滯上

而階級　人須要用不肯不用須要爲不肯不爲蠡測曰已上多斬截簡徑掃蹤滅跡之句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歉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爲規又頃問曰何者爲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

贊易却只是箇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說甚規矩

伯敏問云以今年校之去年殊無寸進先生云如何要長進若當為者有時而不能為不當為者有時乎為之這箇却是不長進不恁地理會泛然求長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伯敏云無箇下手處先生云格物是下手處伯敏云如何樣格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

云天下萬物不勝其繁如何盡研究得先生云萬物皆備於我　朱元晦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因說定夫舊習未易消若一處消了百處盡可消包楊謂晦庵逐事爲他消不得先生曰不可將此相比

他是添　語阜民云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孔門弟子得聖人之傳者囬之愚參之曾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徼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　阜民見先生坐定曰子何以束縛如此因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　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鍊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寘窠窟去又數年換入

一安樂窠窩去這一二年老夫肩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傍蠡測目巳上皆大爐鍾鎔鑄鍛煉人處　事無大小道無淺深皆不可强探力索人患無志而世乃有志不如無志者往往皆强探力索之病也　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眞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

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所謂已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爲私已也已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　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　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汚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

一也　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
顯顯狠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
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
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
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
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
只成得箇檐板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
詆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若與流俗

人同過其過尚小擔板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眞所謂膏肓之病也　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是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眞微之標末雖多却是僞恰似擔水來添

似其涸可立而待也　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焉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涔灘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　雖古聖賢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强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　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援乃是即今奮援何復論前日也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爲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

無許多事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某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吾與常人言無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爲讐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爲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爲讐

後生全無所知底似全無知一與說却透得爲中虛無事彼有這般意思底一切被這些子隔了全透不得此虛妄見害人　與小後生說

話雖極高極微無不聽得與一輩老成說便不然以此見道無巧只是那心不平底人揣度便失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存養是主人檢點是奴僕　小人儒爲善之小人士誠小人哉　學問須論

是非不論效驗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其效先於孟子然畢竟告子不是　彘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段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麽　如今人只是去此三十凢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　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

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爲累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蠡測曰巳上多膏肓之劑人須隨病取藥　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非學者知求師矣能

退聽矣所以道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
　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
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
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
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　男子
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
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簞食瓢飲
其父之貧可知而其子乃從師周游天下履宋
衛陳蔡之厄而不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

士所能知其義哉　此事非有眞實朋友不可自得自成自道不倚師友載籍　宿無靈骨在師友處有所聞又不踐履去是謂無靈骨人皆可以爲堯舜謂無靈骨是謂厚誣蠡測曰先生累言師友之益而又言不藉師友者何蓋惟能不藉師友而後能取師友世固未有不自立而能用人者也然于尤有味乎其靈骨之論蓋斷斷乎當自信者朱子云若謂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千生萬刼無緣見道嗟乎二賢之語

皆徹骨透髓入道之宗　均之乎在是哉又奚疑
哉又奚疑哉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氏也
說差邪名了是非孔子之言如孟子謂聞誅一
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聵輒之事乃是正
名至於温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也則失
之矣　松嘗問梭山云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
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梭山云得
天位松曰邪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
之罪梭山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

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王介甫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三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當時闢介甫者但云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

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所以卒至於無柰他何處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

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聖人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蠡測曰此見先生之經濟豈小儒曲學所能窺其藩籬者哉　門人楊簡狀其行曰簡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可得而言者日月

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簡又祖辭曰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思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

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袁燮序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孟子嘗言之矣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包楊贊曰刻百家偽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袁甫贊曰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

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備具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陳塤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而今而後有錄斯錄能於數千言之中見一言焉又於其境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

蔡沉

蔡沉字仲默宋建州建陽人父元定字季通所稱西山先生仲默自勝衣趣拜即服膺父教稍

長從朱晦庵游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
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日瞭然有見
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及求諸躬衆理具備信
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作書集傳其序曰帝王之
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治與道
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
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
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
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

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者不可不求諸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者不可不求諸心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冲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

者討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顛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草木魚蟲既形既色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

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無知也而眞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眞見爲難眞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焉合之而知其異析

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庶矣哉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愈窮愈巡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

[illegible]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illegible]
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
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
天知命而不憂　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
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
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
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至
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非
一則不能成兩非兩則不能致一所謂可知而

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天下之理動者奇而靜者偶行者奇而止者偶得友者致一而生物者不二也

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

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亦一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訖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訖窮之與斯之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匪神之為而妙於斯　至一而精至虛而靈有動有靜動直靜凝動已而靜靜已而動一動一靜為屈為伸為鬼為神人心之妙萬化之竅動靜之徼　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

二焉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巳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爲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惟一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　溟漠之罫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

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
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
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化形色數
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綸地立茲人極稱物平
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
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
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
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
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算九職任萬民九

賦斂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辯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先季通爲言官疏詆僞學違謫道州州縣捕季通甚急季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朱晦庵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與嘆有泣下者季通不異平時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

兒女悲啼庵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遁不以

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履以行仲默徒步數千里

以從郿爲流血九疑之麓是楚粤窮僻處山川

風物悲涼慘愴季遁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

悅浩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季遁没貶所

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

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其先也歸隱九峯當世名

卿將薦用之仲默不屑就紹定三年卒年六十

四

皇極篇巡音沿　窌音敫　徼音叫